

# 二赋

张瑞田

展开,刘迺中的眼睛亮了。这是1982年12月7日的下午,长达306.3厘米,宽有28.3厘米的二赋,在吉林市图书馆冬日的阳光下变得分外耀眼。二赋有六百七十余字,写在宋代白麻纸上,七纸接装,曼妙飘逸。刘迺中手边有早年延光室印制的二赋,相互比较,有所同,有所不同。眼前的二赋引首与隔水不见了,正文第一行有一点残缺,其他依旧。收藏印章共计六十六枚,延光室印制的二赋是五十三枚,多出来的印章有“宣统御览之宝”等后来钤印的,曾钤在引首处的“乐寿堂鉴藏印”“石渠宝笈”“三希堂精鉴玺”等印,与引首一同消失。乾隆、嘉庆、宣统的印迹,还有元、明、清收藏家的印章,有条理地钤在二赋的不同地方。印泥的色泽透出时间的长短,轻轻一瞥,就能感受到二赋的分量。刘迺中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金意庵,两人继续推敲,露出会心的微笑。

为了进一步确认二赋的真实身份,金意庵致函吉林省博物馆段成柱,陈述了在吉林市发现二赋的情况,希望省博重视。很快,吉林省博物馆艺术部主任苏兴钧与段成柱一同来到吉林市,他们带着早年出版的珂罗版二赋,相互对照,不言自明。藏者刘刚坦言,只要二赋是真迹,立刻捐献给国家。吉林省文化厅十分重视,决定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。1983年1月26日,吉林省文化厅在长春举行了颁奖仪式,奖励刘刚一万九千元奖金,并颁发了奖状,另奖励刘迺中、金意庵、周克让每人一万元的奖金,肯定了他们对保护二赋所作出的贡献。

发现二赋,成为彼时重要的新闻,从文博界到书法界,二赋成为热议的话题。我当然关注二赋的社会影响,我把报纸上有关二赋的新闻剪裁下来,夹在我的二赋字帖里,有时间就看看,觉得二赋离自己很近。二赋离自己真的很近的时候是二赋展出的那一天。听说吉林省博物馆公开展出二赋,我乘火车从吉林市到长春,在省博(原伪满皇宫所在地)看了整整一天。二赋真迹,果然不同凡响。我临习的二赋,是《三希堂法帖》中的刻本,字形差似,神韵黯淡,尤其是笔意关联处的微妙变化,在刻工的凿削过程中消失了。眼前的二赋已经不是惯常的姿容,轮廓、表情、韵致,有岁月的宁静和生命的灵光,神秘也真实。

二赋——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,是苏东坡的文学代表作,也是他的人生写照。

《洞庭春色赋》写于1091年,也就是元祐六年,又贬至杭州的苏东坡,接到诏书返京,却被程颐等人构陷,又贬到颍州任职。对政治沉浮似乎习以为常的苏东坡,心情还是郁闷,有了“追范蠡于渺茫,吊夫差之惛嫫”之叹。

仕途曲折,1093年,对苏东坡而言也是不平凡的一年,8月1日,夫人王闰之辞世,年仅46岁。苏东坡又一次宦移,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总管,出知定州军州事。9月3日,宣仁太后崩,哲宗亲政,10月23日,苏东坡又到定州任职。其间,写了《中山松醪赋》。关于这篇文章,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晁补之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:

公帅定武,飭厨传,断松节以为酒,云饮之愈风扶衰。松,大厦材也。摧而为薪,则与蓬蒿何异。今虽残,犹可收功于药饵。则世之用材者,虽断而小之为可惜矣,倘因其能,转败而为功,犹无不也。

晁补之对《中山松醪赋》体会尤深,他从“犹足以赋《远游》而续《离骚》也”的表白中,看到了老师的内心深处。

次年,苏东坡再一次被构陷,“因语涉讥讪,削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,罢定州任,以左朝奉郎知英州。即行复论罪,降左承议郎,仍知英州”。1094年2月,自定州赴英州,途经河南睢县,以他“屈辱魂魂之气,回翔顿挫之姿,真如狮虎踞踞”的笔调抄写《洞庭春色赋》和《中山松醪赋》,然后踏上了自己宦海沉浮的不归路。

为什么在睢县抄写二赋,苏东坡写了一段话:

予在资善堂,与吴传正为世外之游。及将赴中山,传正赠予张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别。绍圣元年四月十五日,予赴英州,过韦城,而传正之甥欧阳思仲在焉,相与谈传正高风,叹息久之。始予尝作《洞庭春色赋》,传正独爱重之,求予亲书其本。近又作《中山松醪赋》,不减前作,独恨传正未见。乃取李氏澄心堂纸,杭州程奕鼠须笔,传正所赠易水供堂墨,亲书以授思仲,使面授传正,且祝深藏之。传正平生学道既有得矣,予亦窃闻其一二。今将适岭表,恨不及一别,故以此赋为赠,而致思于卒章,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从也。

这就是二赋书法的由来。

离开吉林二十七年了,念念不忘二赋,听到二赋在长春展出的消息,会单独回去,不惊动任何人,在二赋前伫立良久,然后,又去他乡。



“文汇笔会”  
微信公众号

人说“折枝梅花去过年”。

自古人们就喜欢把梅花与过年联系在一起。

梅花盛开于春节前后,过大年与梅花吐香是连在一起的,总让人有种兴奋。

梅花的芬芳与幽香是特殊的,是这么袭入心肺,沁得刻骨铭心,浓烈得让你无法忘怀,这是其他花卉无法与之相比,让历代诗人词客穷尽文思也难以表达。它渗入人的记忆与脑海里,以至数里外,凭着这股香味可以引领你回家。

栽梅是历代士大夫的追求,我们家苏州的宅园里也栽了腊梅四五棵,有单瓣复瓣的,素蕊红蕊的,一到冬天,满树开放,馥郁的香味可以传到街口。我们兄弟姐妹寒暑假都会回家,从饮马桥下车,走到穿心街小巷口,还没有看到老宅,就可以远远闻到熟悉的梅花香味,好比在召唤我们快快回家。

梅树是我祖母的心爱之物,修枝施肥,都是她亲手打理。当花儿盛开时,她会去剪几枝最壮硕的梅枝插到祖父的书房与客厅之中,满屋梅香熏得大家醉乎乎的。除了她剪几枝外,不允许任何人来剪她的梅花,哪怕最爱她疼爱的我也不例外。

祖母还栽了一棵绿梅,一棵红梅,它们显得特别娇贵,但香味却远远没有腊梅浓烈。祖母谢世后,红梅绿梅也先后枯萎了,这倒不是殉情而逝,实为难以伺候。只有腊梅活到如今,一到隆冬,依然开得一天一地,香味四溢。有一年花店老板来跟我父亲商量,让他们剪了去卖,说这不影响明年再长,他们开价五千元,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绝不算小钱,我们工资也不过三五十



# 笔会

记录

# 叼鱼郎

李成

之所以对“叼鱼郎”这个词印象深刻,甚至一见难忘,是因为它很好地描绘出了南方乡间一些捕鱼能手的形象。他们平日看不出与别人有什么两样,都是老实巴交乃至有些木讷的农民,但在春水初生之后,尤其夏潮遍涨的当儿,常常是神出鬼没般,仿佛变戏法似的从水里捕得一些鱼虾来。有的就把鱼穿在柳枝儿上,然后挂在腰间或挑在扁担、竹竿、羊叉的一端,轻松愉快乃至半炫耀似的从村道上走过,那白亮亮的鱼鳞显得格外耀眼;而到吃饭的时候,村庄里袅绕着的淡淡炊烟里便夹杂着诱人的鱼香。

这样的叼鱼郎真的只有鱼老鸹(鱼鹰)与之可比。他们都有非凡的识别能力,即从一池平静的潭水或一泓清溪里,一眼即可看出里面有没有鱼来,包括虾、鳖、龟、鳊等。我的父亲曾经告诉我,他因事到他教书的村子去,陪同的大队支书跟他一起走到一个塘边,那位支书说:中午没有什么招待你,我摸几条鲫鱼上来吧。我父亲一看,一塘清水,平静深幽,一丝波纹都没有,且两手空空,能摸到什么鱼?没想到,那位支书下水后,沿岸一番拨动,塘水稍稍浑浑,再左摸右摸,一会儿就摸出一条肥大的鲫鱼扔到了岸上,接着一条,又一条,转眼便是五六条。支书还要摸,父亲连声说够了,他才作罢,上岸用草帽兜了,回去两人美美地喝了一顿鱼汤。这位支书可称得上是个典型的叼鱼郎。

我的伙伴当中也不乏这样的能手。有的人似天生跟鱼有缘,简直是只要有水的地方,他都能弄到鱼来。村北头的四清儿家住在水塘边,听惯了鱼的泼刺声,也摸透了鱼的习性,他只要下水,总没有空手上来的,不是几尾鱼,就是几条鳊,再不济也要摸几捧螺

螺。有一次与我们打赌,他潜入水塘去寻一枚我们抛下的硬币。只见他就像一尾梭鱼扎入深水,足足有一刻钟未见动静。正当我们以为他遭遇不测之际,平静的水面上却“哗”的翻出浪花,冲出一个黑头,呲开的白牙间却衔着一枚亮闪闪的硬币,而神奇的是,他又把两只手高举起来,手里各握着一两条白亮亮的鳊条儿。他冲大家舞动双臂,正当人们瞠目结舌之际,他又“啊”的一声消失得无踪无影。少顷,他再次冒出水面,这时,他的嘴里衔了一尾大鲤鱼,似乎还在摆着尾巴哩。这下岸上看着他的人不是惊呆了,而是转而跺脚拍手狂欢。所谓“近水知鱼性”,这样的叼鱼郎在各处乡村里并不鲜见,在《水浒传》里似乎就叫“浪里白条”。

我和小伙伴们在野外玩的时候,也常有得鱼之喜。一场夏雨过后,天气清新,遍野翠绿。不记得为了什么,我们走到田埂上,忽然看到田沟里流水哗哗奔涌,有个大点的孩子说,赶快回家拿鱼篓去,张在水口上,一会儿鱼就要上水了。果有孩子回去取来竹篓,由那个大孩子妥当地放置到水里后,我们便离开了,而傍晚我们去取,就搬回了沉沉的一小篓鲫鱼。按照“见者有份”的江湖原则,那一晚我也分得三尾鲫鱼,回去炖了一锅很鲜的鱼汤。实在无聊了,我们有时也会到村头那条水渠的桥洞边待会儿。桥洞当中有一块突起的高青苔的石板,十分滑溜,我们一次次地冲上去,看谁能在上面立得住或停留得时间长一些。而在那幽深的水流里,偶或也能见到有几尾鱼在游动。领头的孩子说:我们每个人都捉两条吧。结果,我们跳下水,一阵寻摸,还真每个人都摸到了两条,连我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也不例外。我们照例是把鱼穿了柳条儿,甩到肩膀

# 梅花的召唤

章念驰

四面八方的见闻,听着长辈们讲的老话,大家嬉笑,叫闹。祖母笑盈盈地望着我们,父亲不停地走来走去,给我们送来各式各样的食品。有时我们会看电影,无忧无虑牵着手走在街上。尽管后来我们又回到四面八方,一晃几十年,我们已垂老,有的腿脚再不利索,有的则去了天堂。但梅花的芬芳就像集合令,把我们重新召唤到一道,唤醒记忆,把我们的灵魂集在一道,在梅花的香云中相会拥抱!

祖母是位诗人,夏承焘先生、龙榆生先生,都赞美过她的诗词。她的诗词都是咏物,不幸的时代,离乱的家庭,让她由衷而发。她的许多诗词是咏梅,与梅唱和,她由咏梅到爱梅画梅。这大概是无人知晓的。

祖母爱梅,写梅、画梅都是无师自通的,过去文人大体都如此,这也一脉相承的。祖母笔名景观,著有《景观诗词集》。她又好书法,风格近瘦金体,她九十六岁时书法作品还代表国家去日本展出,可见水平不一般。书法与绘画又有“同源”之说,好的书法家,深谙用笔。画梅与书法是相通的,祖母常常在纸上画上一根枝条,添二朵梅花,这样的涂鸦是经常的,但似乎没有见过她的完整的作品。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《汤国梨诗词集》扉页上印了她画的一枝梅花,不知我弟弟从何处找到,用在了书中。

但是我最近整理

先祖父与先祖母遗物,准备捐给章太炎故居或纪念馆时,忽然在祖母给我的一摞旧扇面里,竟发现了她书写的扇面有十多幅。虽然有些已破旧,有些却十分金贵,还有吴湖帆、汪旭初等一批名家的扇面多幅,这让我喜出望外。祖母仙逝四十年来,我忙于工作与生计,竟忘却了整理这些东西,其中有一幅扇面让我最吃惊。这是祖母手绘的一幅梅花图,后面还有她题写的两首诗(如图)。这是她生前留下的唯一绘画作品,而且绘得这么有章法,布局得当,枝条灵动,梅花有神,浓淡适宜,笔法老到,完全不像外行所绘,可见她在这方面的修养,只是不肯轻易示人,保持了她一贯谦虚的个性。

祖母题写的诗是她1943年之作,题为“阅闵氏梅花手卷感赋”。这梅花图是会稽陈士隐写,旧藏五洲大药房项松茂先生家,卷长一丈八尺,祖母阅而有感而成诗二首。诗曰:

漠漠彤云雪意含,  
千枝万朵玉梅酣,  
自从写入丹青里,  
未许游蜂任意探。

冰想精神玉想容,  
水嫌清淡墨嫌浓,  
凭他挥洒神来笔,  
莫更罗浮访旧踪。

写得真是诗也精彩字也精彩。这一切真是冥冥之中她对我的宠赐,她知道我会欣赏她的作品,会爱护她的作品,会帮她发扬与传承。她相信梅花飘香时,我们会相互挂念,会倾诉衷肠。

这一切都是承梅花的召唤!

写于2022年1月19日



着父亲的样子,在塘边、溪边和水田边,轻轻捻动钓竿,引诱黄鳊捕食。因为捻动钓竿,穿着蚯蚓的钓饵会旋起一些小小的浪花,跟小鱼和泥鳅旋出的浪花差不多。黄鳊捕食时很凶猛,会猛地咬住钓饵,使劲往洞里拽,拽不动时,便咬住钓饵打起旋来。我们一般都是趁着黄鳊打旋的时候,一只手猛抽钓竿,一只手顺势一抓,使它乖乖地成为“俘虏”。我记得有伙伴教我抓黄鳊的手法,即中指突出,五指皆作钩状,一下就把鳊鱼拗着扣住,让它动弹不得。可惜我从无实战经验。

我家并非水乡,但鱼塘堰堰还是有的,也就是说水系尚算发达,所以乡野间总是活跃着一群叼鱼郎。这也算是一种谋生或者说给生活找些补贴的手段吧。虽然那时日子苦点,但不是说“蛇有蛇路,鳖有鳖路,乌龟还有三条黑路”吗?又有说“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”,何况手足俱全、耳聪目明的人呢?他们各施其技,各擅其长,有的捉鱼钓鳊,有的卡鳖掏龟,还有人专会下网捕虾。

说来我们那里卡鳖的高手也是神乎其技,他也是只要从水边过,就能判断那水里有没有鳖,有多大的鳖,我想那大约是岸边极为细微的泡沫来判断吧,不然除非他真的是有透视网。

至于“卡”,说明不是徒手去抓,据我所知是用一根寻常做针线活的针,穿一点猪肝上去,然后再伸入鳖洞去诱捕。而在池塘边,更是常见有人一连下好几只罾网,柄是长长的可弯曲的竹竿,那网就可以浸入水里,待上一段时间,几个小时不等,布网的人就去一一收网,把网拉出水面,便可见银鳞细虾在网上蹦跳,甚至一亮一亮反射着斜阳的光芒;而这时,田野上也是稻穗穗,如一片金色的海洋,这怎么不让人生出家户足、物阜年丰的感叹。

确实,在没有天灾人祸的好年头,哪怕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乡村,只要勤快,大部分人家的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,甚至饭香羹鱼,过得有滋有味的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信哉!

